

否认布查事件的说法， 逐行核查

俄罗斯的新报告不再声称尸体是假的。它争论的是死者是谁。以下是该报告的错误之处——以及它悄然承认的内容。

0

名来自布查，在该报告的16名“目击者”中

全部居住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被俄罗斯占领的城镇；无人描述布查

0

次提及人权高专办、联合国调查委员会、Maxar图像或第234团

整个证据记录未被回应

3

个其提出异议的名字属于2022年3月4日在亚布伦斯卡街144号被俘后遭枪杀的人

韦尔博维、鲁坚科、图罗夫斯基——该报告自己的铭牌照片显示了日期

≈25

个纪念墙名字受到质疑，在509个中——约5%

大多为地方防卫志愿者，铭牌和市政讣告公开载明了他们的服役情况

六项说法，六项结论

俄方说法 “刻有509个名字的纪念墙就是‘大屠杀’的证据——而其中包括士兵。”	1 · 稻草人论证 误导 纪念墙（2023年7月2日落成）是纪念占领期间遇害的布查社区居民的市民纪念设施。它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任何调查结论的证据基础。人权高专办按姓名记录了布查73起平民被杀事件，并逐案评估身份；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国际刑事法院和乌克兰法院依据的是案卷，而不是纪念墙。
俄方说法 “他们是战斗人员，因此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第(3)款，可以合法地杀死他们。”	2 · 自证其罪 法律上错误 该报告特别挑出的三个名字—— 安德里·韦尔博维、杰尼斯·鲁坚科、斯维亚托斯拉夫·图罗夫斯基 ——属于2022年3月4日在一个检查站附近被抓的八名男子，他们被搜查身上有无纹身，被扒去外套和鞋子，被押送到亚布伦斯卡街144号的第234团驻地并遭枪杀。一人幸存（伊万·斯基巴）。被俘的战斗人员属于 失去战斗力人员 ；根据共同第三条和《罗马规约》第8条第(2)款(c)项(i)目，杀害他即构成谋杀。该报告自己的铭牌照片上载有日期：04-03-2022。
俄方说法 “名单上的一些人死在别处——沃尔泽利、莫休恩、伊尔平、科皮利夫。”	3 · 范畴错误 无关 纪念墙纪念的是布查社区（该市、沃尔泽利、巴宾齐和11个村庄）的居民，无论他们在何处遇难。法律程序中使用的伤亡统计——人权高专办和总检察长的统计——是按地理位置划分并单独保存的。这一部分没有触及任何一起有记录的处决。
俄方说法 “纪念墙上一名68岁的妇女死于癌症，而不是俄罗斯的子弹。”	4 · 孤例，无来源 未经核实 未援引任何文件、记录或证人。在33天围困中因疾病得不到治疗而死亡的居民理应列入城镇的纪念墙；他们不在人权高专办的统计之内，该统计只记录杀戮。509人中一个无来源的个案，无法承载该报告赋予它的分量。
俄方说法 “乌克兰为了拍摄而杀害本国公民——16名目击者证实了这一点。”	5 · 与布查无关 没有证据 全部16人都是托列茨克、武赫列达尔、米尔诺赫勒德、利西昌斯克、阿夫季伊夫卡和库拉霍沃的居民——这些城镇在访谈时处于俄罗斯占领之下。没有日期，没有具名记者，没有可核实的事件。没有一人提到布查。该报告承认，其关于布查的结论是“类推”得出的。在占领下取得、无法进行交叉询问的证词，不能证明任何事情。
俄方说法 “就像1939年的格莱维茨——一场事先摆放尸体的摆拍挑衅。”	6 · 记录表明恰恰相反 已驳斥 Maxar公司2022年3月9–21日的图像显示，在俄罗斯撤离数周之前，亚布伦斯卡街上已有尸体。俄罗斯士兵在杀人后数小时内用受害者的手机给家里打电话（《纽约时报》，2022年12月）。受害者双手被绑；处决发生在地下室。莫斯科自己的说法已经改变了三次——“假的”（2022年4月3日）、“尸体是撤离后摆放的”、现在是“他们是战斗人员”——每一个版本都抛弃了前一个版本。

作者是谁

不是法庭。是国家宣传机构。

“乌克兰新纳粹罪行国际公众法庭”是在俄罗斯社会院的一次会议上设立的，并将其材料移交俄罗斯侦查委员会。主席：**马克西姆·格里戈里耶夫**，社会院成员、“民主研究基金会”主任。

受到制裁：欧盟（2026年）将其列为“俄罗斯国家宣传的关键人物”，其模拟法庭被俄罗斯外交部用来为战争辩护；加拿大（《特别经济措施法》，2024年8月）；乌克兰。其“国际”成员是长期宣扬克里姆林宫立场的人，没有任何战争罪调查经验。

该报告只字未提的内容

- 人权高专办专题报告，2022年12月7日——布查73名具名平民受害者，该地区57起即决处决
- 联合国调查委员会，A/77/533和A/HRC/52/62
- Maxar卫星2022年3月9日、11日、19日、21日的过境图像
- 第234空降突击团和戈罗季洛夫中校；电话记录
- 双手被绑的受害者；人权高专办记录的73人中有16名妇女和3名儿童
- 九名俄罗斯军人因布查事件被定罪（伊尔平法院，2023年）；美国对第234和第64部队的列名
- 普京2022年4月18日表彰第64旅的命令

该报告悄然承认的内容

该报告承认，纪念墙上的人于2022年3月在俄罗斯控制下死于布查及其周边地区。这就抛弃了涅边贾大使2022年4月5日在安理会所作的“没有一个平民遭受任何暴力”的声明——以及国防部关于这些图像是“骗局”的说法。争论已从**是否有人被杀**，转向他们是**谁**。这是让步，而非抗辩。

关于我们自身表述精确性的说明

纪念墙最准确的描述是“占领期间遇害的布查社区居民”。它公开地包括地方防卫志愿者——他们的铭牌上写明了这一点。一些发言中使用的简称“509名平民”，是该报告抓住的唯一漏洞。精确表述不费分毫；法律论证从来不依赖于这一数字。

当某个代表团援引该报告时

不要就纪念墙展开辩论。将话题转向有据可查的记录，并提出该报告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关于布查的21页报告中，没有一名来自布查的证人？

01 以联合国调查结论为依据。人权高专办（2022年12月7日）和调查委员会是仅有的受权机构；两者都认定存在战争罪。

03 反转论点。如果这些人是战斗人员，那么他们是在被俘后遭处决的——该报告恰恰记录了一项战争罪。

02 点明来源。作者因从事国家宣传而受到欧盟和加拿大制裁；该“法庭”向俄罗斯侦查委员会报告。

04 指出说法的转变。四年间从“骗局”变成“他们是士兵”：莫斯科现在承认了它曾称为摆拍的死亡事件。

主题：《戈培尔的继承者：伪造布查事件与基辅政权的血腥摆拍》，乌克兰新纳粹罪行国际公众法庭，莫斯科，2026年（21页）。**来源**：人权高专办，《杀害平民：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和苏梅州的即决处决和对平民个人的攻击》（2022年12月7日）·联合国乌克兰问题调查委员会，A/77/533；A/HRC/52/62·《纽约时报》视觉调查，2022年5月19日（在亚布伦斯卡街144号处决八名男子；幸存者I. 斯基巴）和2022年12月22日（第234团）·Maxar Technologies图像，2022年3月9–21日·欧盟理事会将M. 格里戈里耶夫列入制裁名单（2026年）；加拿大《特别经济措施法》（2024年8月）；OpenSanctions·信息韧性中心，关于“国际公众法庭”的解读·布查市议会 /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纪念墙落成，2023年7月2日·安理会，2022年4月5日，俄罗斯联邦的发言·伊尔平市法院判决，2023年8月。数字截至2026年10月。

UKRAINE EVIDENCE HUB

核实记录

案卷 02 · 布查事实核查 · 2026年10月

来源，以及四年来不断变化的否认

并非法庭的“法庭”

发布者

“乌克兰新纳粹罪行国际公众法庭”（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трибунал）。2022年在由 **俄罗斯联邦社会院**——一个国家咨询机构——召集的会议上成立。其宣称的职能是收集材料并移交给 **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即移交给冲突的一方。报告封面印有社会院、俄罗斯人权专员、“特别军事行动历史中心”和民主研究基金会的标志。

主席：马克西姆·格里戈里耶夫

社会院成员；“民主研究基金会”主任；自2014年以来为俄罗斯官方媒体制作有关叙利亚和乌克兰的内容。 **欧盟制裁（2026年）**：被列为“俄罗斯国家宣传的关键人物”，其“模拟法庭”和出版物被俄罗斯外交部用来为入侵辩护。 **加拿大（《特别经济措施法》，2024年8月）** 和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 也将其列入名单。该法庭的“国际”成员（E. 巴特利特、A. 科里布科、E. 布兰森、D. 特里夫科维奇等）是长期宣扬克里姆林宫立场的人；无人具有战争罪调查经验。

从报告本身可见的方法

- **没有原始证据。** 关于具名人员的每一项说法都依据乌克兰的公开来源——讣告、纪念网站、地方新闻。该报告只证明了乌克兰自己公布了这些信息。
- **没有布查证人。** 全部16名受访者都居住在被占领的顿巴斯城镇（第5页）。
- **对记录毫无回应。** 人权高专办、联合国调查委员会、Maxar图像、第234团电话证据、伊尔平法院判决：均未提及，更谈不上反驳。
- **类推得出结论。** 该报告称，顿巴斯的证词“使人有充分理由得出结论，布查也发生了此类情况”——这等于承认它没有布查的证据。
- **措辞框架。** 标题：《戈培尔的继承者》；乌克兰官员被称为“基辅政权”，部队被称为“新纳粹恐怖组织”。法律分析不会这样写。

为什么这在联合国很重要

俄罗斯代表团在安理会和第三委员会的辩论中将该机构的材料作为“证据”分发，并被友好代表团引用。适当的回应不是在会议厅中逐点反驳其内容，而是点明其来源、受制裁状况和职能——并重申唯一具有联合国授权的调查结论：人权高专办（2022年12月7日）和调查委员会（A/77/533；A/HRC/52/62）。

四年五个版本

2022年4月3日 · 国防部

“骗局。” 尸体是在3月30日所有俄罗斯部队“全部撤离”后“摆放”的；这些画面是“基辅政权的又一次挑衅”。

2022年4月5日 · 安理会

“没有一个平民受害。” 涅边贾大使：在布查处于俄罗斯控制之下期间，没有一个平民遭受任何暴力。拉夫罗夫：这是为破坏谈判而制造的“虚假攻击”。

2022年4月至5月 · 外交部、国家电视台

“由英国专家摆拍。” 尸体是“演员”，或是从停尸房运来的；乌克兰安全局“清洗”了该镇；选择“布查”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听起来像“屠夫”（butcher）。

2023-2024年 · 俄罗斯法院

谈论布查成为犯罪。 主播安娜·巴茹托娃：因朗读证人陈述被判5½年。记者玛莎·格森（8年）和米哈伊尔·济加尔（8½年）因发布关于布查的“虚假信息”被缺席判刑。

2026年 · 本报告

“他们是战斗人员。” 该报告不再声称尸体是假的、摆放的或运来的。它承认纪念墙上的人于2022年3月死于布查及其周边地区，并就他们的身份展开争论。四年来的“骗局”说法被悄然抛弃，未作任何承认。

露出破绽的逻辑

一个相信自己2022年4月说法——没有人被杀，现场是摆拍的——的国家，没有理由花21页篇幅来证明死者是士兵。关于 *谁* 被杀的争论，只有在你接受 *以下事实之后才有意义*：他们是在占领期间被占领部队杀害的。该报告实际上是俄罗斯首次以书面形式承认布查死亡事件。

始终未变的内容

所有版本中始终不变的是：俄罗斯未对本国部队在布查的行为进行任何调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无法查阅俄罗斯的记录或接触俄方人员；对国际刑事法院不作任何回应；向第64旅颁发国家荣誉（2022年4月18日），并晋升第234团团团长。

三十个名字。报告怎么说，记录怎么说。

该报告对布查纪念墙509个名字中的约30个提出质疑。它援引的每一项事实都来自乌克兰的讣告和纪念网站——即乌克兰自己公布的信息。下面按报告自身说法实际能证明的内容对每个名字进行分类。

A · 3

被俘后遭处决
有记录的战争罪。该报告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B · 8

地方防卫志愿者，在社区内遇害
铭牌公开载明呼号和领土防卫部队服役的情况。

C · 18

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居民，在战斗中阵亡
与每个国家一样，列入家乡纪念墙。

D · 1

在占领期间病故
无来源；从未列入联合国的任何统计。

类别	姓名 · 铭牌日期	报告的说法	实际能证明的内容
A	安德里·韦尔博维 · †04-03-2022	“一名领土防卫部队的战斗人员被冒充为普通平民。”	2022年3月4日在一个检查站附近被抓的八名男子之一，遭搜身，被扒去外套和鞋子，被押送到亚布伦斯卡街144号（第234空降突击团驻地）并遭枪杀。幸存者：伊万·斯基巴。经《纽约时报》记录（2022年5月19日），并由人权高专办和乌克兰检察官调查。 杀害被俘的战斗人员即构成谋杀（共同第三条；《罗马规约》第8条第(2)款(c)项第(i)目）。
	杰尼斯·鲁坚科 · †04-03-2022	在报告的铭牌照片（第3页）中被列为“士兵”。	同一组人，同一个院子，同一天。报告所拍摄的铭牌上载有处决日期。该报告把一个被杀害过程有视频证据的人当作造假的证据。
	斯维亚托斯拉夫·图罗夫斯基	“国家保卫局的一名少校——不能算作平民。”	同属那八人。他被杀时手无寸铁，处于羁押之中。他的军衔与这一罪行无关；它只与俄罗斯自己承认处决了一名被俘人员有关。
B	奥列克山德·布拉霍达特尼 “Mamont” · †08-03-2022	“一名‘志愿战士’，实际上是领土防卫部队的分队指挥官。”	报告自己拍摄的沃尔泽利铭牌上写着“领土防卫分队指挥官，呼号Mamont”。没有任何隐瞒。一个城镇纪念为保卫它而牺牲的居民，并非造假。
B	谢尔希·斯米尔诺夫 “Hap” · †05-03-2022	“一名领土防卫部队志愿者，在伊尔平受伤。”	该报告援引了布查社区的一则新闻（2024年4月24日），其中完整描述了他的服役情况。同样：公开的，并未隐瞒。
B	阿纳托利·科里特科	“随领土防卫部队‘亚速-基辅’小组参战；机枪手。”	来源：乌克兰媒体。社区居民，在保卫基辅州时牺牲。以此身份列入。
B	维塔利·费修克 · †27-02-2022	“一名侦察观察员；他的妻子说他在执行任务时被枪杀。”	该报告援引了他的遗孀在memorial.ua——一个公开的乌克兰纪念网站——上的话。在布查遭进攻的第一天牺牲。居民；保卫者；列入。
B	维塔利·克里文科	“他的妻子说：‘我丈夫是一名士兵，他保卫了布查和伊尔平’。”	引自irpinmemory.org，一个公开的乌克兰网站。在布查的基辅-米罗茨卡街牺牲。没有任何隐瞒。
B	米哈伊洛·博伊琴科	“领土防卫部队第241旅；在扎布奇亚附近的检查站执勤；在车内遇害。”	居民，领土防卫部队，在社区内遇害。列入。
B	奥列克山德·邦达尔 · †2022年3月	“领土防卫部队成员；出击并传递情报；3月7日被弹片击伤——来自乌克兰方面的火力。”	关于弹片来自乌克兰方面的说法是该报告的断言，没有任何文件支持。居民，领土防卫部队，在占领期间遇害。列入。
B	奥列克山德·沙拉瓦 · †27-02-2022	“一名43岁的居民，制作燃烧瓶并迎向车队；丧失了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保护。”	布查居民，43岁，在第一天遇害。他在死亡时是否可被作为攻击目标是一个法律问题；他是否应列入其城镇的纪念墙则不是。该报告自己的来源是一篇公开讲述他的故事的乌克兰文章。
C	鲁斯兰·比卢斯 · †27-02-2022 罗曼·多夫哈柳克	“第7战术航空旅的一名军事飞行员及其机组成员；飞机在别列济夫卡附近被击落。”	来自该社区的两名飞行员于2月27日在保卫基辅的战斗中牺牲。欧洲每个村庄的纪念碑都将阵亡军人与平民死难者并列。将他们列入是纪念，而非篡改证据。
C	奥列赫·齐姆巴拉 · †20-03-2022 瓦季姆·斯梅坦斯基 · 伊霍尔·科科迪尼亚克（†沃尔泽利）	“第80空降突击旅军人；科科迪尼亚克死于沃尔泽利，而不是布查。”	沃尔泽利是布查社区的一部分。来自该社区的三名伞兵在保卫基辅外围的战斗中牺牲。列入家乡纪念墙。
C	沃洛季米尔·洛赫维年科 · 奥列克山德·叶夫多基缅科 · 奥列克山德·帕尔霍缅科 (†13-03-2022)	“第72机械化旅；在莫休恩和胡塔-梅日希利斯卡附近阵亡，而不是在布查。”	莫休恩距布查12公里，是基辅保卫战的决定性战场。在那里牺牲的社区居民在家乡受到纪念。该报告混淆了纪念墙的纪念范围与犯罪现场。
C	伊霍尔·鲁尔·米科拉·西沃兹德拉夫 “Budivelnik” · 坚吉兹·兰斯基 “Did”（†04-03-2022） · 奥列克山德·利特金	“国防情报总局中士（†科皮利夫）；2月25日应征入伍的迫击炮连下士（†兹德维日夫卡）；第30旅榴弹手；伊尔平检查站保卫者。”	来自该社区的四名军人，其中三人在入侵最初几天应征入伍或志愿参军，在离家20公里范围内牺牲。列入纪念墙是正常的；该报告的“揭露”只是重复了他们的乌克兰讣告。
C	叶夫亨·彼得拉什 “Eugene”（†02-03-2022） · 沃洛季米尔·比萨哈 “Mumu-Khoryv” · 安德里·瓦斯克维奇 “Strilok” · 伊利亚·赫列诺夫 · 博赫丹·克尼舒克	“恐怖主义新纳粹组织亚速‘成员’——亚速特种作战部队基辅分队、亚速领土防卫连、“第3突击旅”。	2022年3月，亚速部队是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和领土防卫部队的一部分——是合法的武装部队。俄罗斯国内的“恐怖主义”标签（最高法院，2022年8月）在国际法上没有任何效力。“第3突击旅”直到2023年才成立——一个2022年3月牺牲的人不可能在该旅服役；该报告甚至对自己使用的标签都漫不经心。
C	奥列克西·捷利任科（乌克兰安全局上校） · 谢尔希·布拉延科（兵役委员会警卫连连长） · 弗拉季斯拉夫·韦尔欣斯基（上等兵）	“不是非战斗人员。”	根据该报告自己的叙述，布拉延科死于布查的炮击。居住在该社区并在保卫社区时牺牲的军官和军人与其他所有人一同列入。没有人说过不是这样。
D	哈林娜·谢苗纽克, 68	“死于癌症；她的名字却在‘被杀害平民’的纪念墙上。”	没有给出任何来源、文件或证人。纪念在33天占领期间因得不到医疗而死亡的居民的城镇纪念墙，完全可能包括她。人权高专办记录的73人仅为被杀害者。这一无来源的孤例，就是该报告关于“把病故者冒充为被杀害者”的全部证据。

三十个名字说明了什么

三十人中没有一例是乌克兰将战斗死亡说成处决的情况。其中三人是俄罗斯现在确认的处决受害者。其余是一个由14个居民点组成的社区的居民，他们在保卫社区时牺牲，在家乡受到纪念，铭牌上刻有他们的呼号和部队。该报告关于乌克兰“伪造”布查事件的证据是一摞乌克兰讣告——也就是说，恰恰证明了乌克兰没有隐瞒任何事情。与此同时，人权高专办记录的73名具名平民受害者——54名男子、16名妇女、2名男孩、1名女孩——一次也没有被提及。

该报告援引的法律恰恰谴责了它所辩护的行为

该报告援引了《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第(3)款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评注。两者引用都准确。但两者都没有说出该报告需要它们说的话。

该报告略去的三条规则

- 1 · “在……时”——保护是暂停，而非丧失**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第(3)款仅“在……时”，即在某人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时，取消其平民保护。2月27日制作燃烧瓶的居民在那一刻是合法目标，第二天早上就是受保护的平民。过去的参加行为并不许可日后的杀害。该报告将一次性行为视为永久丧失保护；而议定书的规定恰恰相反。
- 2 · 被羁押的战斗人员属于 失去战斗力人员**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三条保护“放下武器之武装部队人员及因……拘留……而失去战斗力之人员”；禁止“在任何时间及任何地点”对他们施以“各种谋杀”。《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3条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1条也有同样规定。《罗马规约》第8条第(2)款(c)项第(i)目将其定为战争罪。 **该报告最有力的论点——“他们是士兵”——用在被俘后遭枪杀的人身上，就等于认罪。**
- 3 · 身份需逐案认定——而人权高专办正是这样做的**

有怀疑时，应推定其为平民（《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0条第(1)款）。人权高专办逐一适用了这一标准：其记录的73名布查受害者是能够确定平民身份者；无法核实的案件则列入单独的“正在核证”类别（105人）。该报告没有对这73人中的任何一人提出质疑。它质疑的是一面从来不属于法律记录的纪念墙。

该报告自己援引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话

该报告在第12页援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话：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丧失豁免并成为合法目标”，仅限于 在 该参加期间——而且“没有任何规定妨碍当局在其实施行为时将其抓获或事后将其逮捕，并对其采取镇压性或惩罚性安全措施”。 **规则就是：** 逮捕并起诉。亚布伦斯卡街144号的八名男子被逮捕了。他们没有被起诉。他们被迫跪下，然后遭枪杀。

关于“亚速”和“恐怖分子”

一国在国内对敌方部队的认定，不改变其在日内瓦四公约下的地位。2022年，亚速部队已编入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和领土防卫部队，处于负责的指挥之下，佩戴特殊标志——符合《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3条对武装部队的定义。其成员是战斗员，被俘时有权享有战俘地位。俄罗斯最高法院2022年8月的裁决并不是处决他们的许可证，也没有任何国际机构接受其为许可证。

亚布伦斯卡街144号

该报告自投罗网的案件

2022年3月4日上午。 第234空降突击团的俄罗斯伞兵重新夺取亚布伦斯卡街检查站。一群领土防卫志愿者和居民躲藏在附近的一座房屋里。

被俘。 士兵们找到了他们，用枪逼他们出来，搜查他们身上有无纹身，强迫他们脱掉外套和鞋子，并将他们押送到144号的团驻地。

处决。 在院子里，被俘人员被迫跪下，衬衫被拉起蒙住头部。维塔利·卡尔片科第一个被枪杀。43岁的建筑工人伊万·斯基巴侧身中弹倒地，在尸体下幸存。

死者。 阿纳托利·普里霍季科、安德里·马特维丘克、安德里·韦尔博维、杰尼斯·鲁坚科、安德里·德沃尔尼科夫、斯维亚托斯拉夫·图罗夫斯基、瓦列里·科坚科、维塔利·卡尔片科。他们的尸体在院子里躺了将近一个月；Maxar图像显示了他们；被单独关押在另一组的七名邻居目睹了事件经过。

部队。 监控录像显示，144号门前有BMD-2/3/4战车——几乎为俄罗斯空降兵专用。电话记录和呼号将该团及其团长阿尔乔姆·戈罗季洛夫中校与该地点联系起来。

其中三人出现在该报告中

韦尔博维（第7页）、图罗夫斯基（第8页）和鲁坚科（铭牌照片，第3页）被当作纪念墙列出的是“士兵而非平民”的证据。该报告由此从莫斯科确认了三名男子的身份，而他们被俘后遭处决是这场战争中记录最为翔实的单一事件之一。无论他们在检查站时的身份如何，在144号时他们都是被俘人员。该报告对此无言以对，因为它根本没有提及。

联合国认定的被杀害者

人权高专办，布查，2022年3月4–30日：**73名平民** ——54名男子、16名妇女、2名男孩、1名女孩——经逐一记录。在三个州：100起详细案件中有57起为即决处决，其中30起的受害者处于羁押之中；88%的处决受害者为男子和男孩，是在“安全检查”后被挑出的。该报告关于死者是战斗人员的说法，无法解释16名妇女和三名儿童、被绑的双手或地下室中的处决。

供会议厅使用的一句话

“俄罗斯联邦现在告诉安理会，它在布查杀害的人是士兵。对于被解除武装、遭到搜身并被押送到院子里的士兵，日内瓦四公约有一个称谓：被俘人员。在俄罗斯说法的每一个版本中，杀害被俘人员都是战争罪。”

十六名“摆拍”证人。没有一人到过布查。

该报告21页中有9页是访谈，意在证明乌克兰为了拍摄而杀害本国人民——因此“在布查也是如此”。以下是这些人的身份、接受访谈的地点，以及每份陈述能证明和不能证明的内容。

0 / 16	16 / 16	0	1
人来自布查、基辅州或2022年3月俄罗斯部队在基辅附近控制的任何地方	人在俄罗斯军事占领下的城镇接受访谈，无法进行独立访问	起注明日期的事件、具名记者或媒体、或可供核查的文件	个从顿巴斯传闻推及布查的逻辑步骤：“类推”（第12页）

#	证人（按所列姓名）	城镇 · 被占领时间	他们的说法	能证明的内容
1	叶夫根尼·奥斯特里科夫	托列茨克（捷尔任斯克） · 2025年8月	一枚炮弹击中文化宫，“显然来自乌克兰方面”；警察“说服”一名妇女改变说法；新闻界“总是在炮击前赶到”。	无日期；无法识别具体事件。对炮弹方向的个人推测。与布查毫无关系。
2	叶夫根尼·塔拉先科	武赫列达尔 · 2024年10月	看到一名外国记者与一名乌克兰士兵在一起；在无线电中听到“在这里弄出点动静”；随后是枪声。	一则匿名轶事，2022年，无日期或地点。与布查无关。
3	瓦西里·普罗岑科	米尔诺赫勒德（季米特洛夫） · 2025–26年	2024年秋，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一座教堂；新闻界归咎于俄罗斯炮兵；牧师此前拒绝将教堂交给军队。	据称发生于2024年的事件，距布查700公里，晚了两年半。无法核实。
4	尼古拉·杜杜金	利西昌斯克 · 2022年7月	对排队取水人群的一次打击造成三人死亡，后来是十二人；新闻界五分钟内赶到；“乌克兰人杀人是为了给欧洲看”。	可能指2022年春利西昌斯克取水队伍遭打击事件——人权高专办等方面将其归因于俄罗斯的火力。未给出日期。与布查无关。
5	尼娜·班内赫	托列茨克 · 2025年8月	记者们“走到一边”，然后乌克兰部队炮击民众；还有一起“2021年夏天”的事件；一座变电站遭“乌克兰和波兰士兵”炮击。	将2021年（入侵前）与2022–25年混为一谈；“波兰士兵”是标准的宣传主题。与布查无关。
6	波琳娜·扎莫拉	阿夫季伊夫卡 · 2024年2月	炮击“总是”与记者的到来同时发生；“泽连斯基本来要来访”；一名妇女死在一辆公共汽车里。	是看法，而非观察；无日期。与布查无关。
7	斯韦特兰娜·帕诺娃	武赫列达尔 · 2024年10月	被派去取水的人遭到“乌克兰军队”炮击；一名随军牧师送来面包，随后一架无人机发动袭击。	无日期；对炮击来源的归因出于假设。与布查无关。
8	亚历山大·扎莫拉	阿夫季伊夫卡 · 2024年2月	看到“来自乌克兰方面”的“冰雹”火箭弹尾翼；一辆坦克向镇内发射九发炮弹后离开；记者们归咎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阿夫季伊夫卡是一个十年来每天遭双方炮击的前线城镇；居民的归因不是法证证据。与布查无关。
9	叶夫根尼·兰图赫	阿夫季伊夫卡 · 2024年2月	“在俄罗斯军队到来之前”，一辆乌克兰坦克开火，“随即”遭到还击，过程被拍摄下来；记者三分钟内出现。	描述的是乌克兰开火和俄罗斯还击——即前线的寻常态势。与布查无关。
10	伊琳娜·利季娜	武赫列达尔 · 2024年10月	“Vektor”中心附近遭到打击；有人体残骸；乌克兰记者“五分钟内”赶到，还面带笑容。	无日期；对一次打击的情绪化叙述，她并未声称知道打击来自何方。与布查无关。
11	娜塔莉娅·扎多罗日娜娅	武赫列达尔 · 2024年10月	“乌克兰向我们开火”；外国记者对真相“不感兴趣”。	个人观点。与布查无关。
12	叶莲娜·格里采	库拉霍沃 · 2024年12月	2024年3月3日在“Mandarin”商店受伤；新闻界两分钟内赶到；一名乌克兰士兵曾提醒店员躲避。	唯一注明日期的事件——库拉霍沃，2024年3月，当时每天遭受俄罗斯轰炸。她的陈述并未说明是谁开的火。与布查无关。
13	伊戈尔·卡拉琴采夫	阿夫季伊夫卡 · 2024年2月	乌克兰部队驻扎在焦化厂附近；“只要记者一来，居民点就会遭到炮击，100%”。	把相关性断言为因果关系。与布查无关。
14	维克托·格里采	库拉霍沃 · 2024年12月	“乌克兰人自2022年以来用迫击炮和无人机打我们”；新闻界事后拍摄了损毁情况。	凭听觉归因。与布查无关。
15	薇拉·马霍娃	武赫列达尔 · 2024年10月	爱沙尼亚记者询问俄罗斯的暴行；她觉得自己不能自由发言；网上的视频是“剪辑过的”。	描述在乌克兰控制下感受到约束——而她是在俄罗斯控制下接受访谈的。与布查无关。
16	尤里·布里克	阿夫季伊夫卡 · 2024年2月	看到一辆乌克兰坦克向亚西努瓦塔开火；2022年春“来自西边的磷弹”；炮击总是跟着记者而来。	亚西努瓦塔当时由俄罗斯控制；坦克向其开火是合法的战争行为。与布查无关。

模式1 · 战事不对，地点不对，年份不对 布查，2022年3月，占领33天，相距600+公里。这些证词涉及2021年至2024年间顿巴斯的前线城镇。这些人中没有一人可能看到与布查有关的任何事情，也没有人声称看到过。	模式2 · 占领下的证词 每一次访谈都是在俄罗斯军队控制的城镇中、由一个向俄罗斯侦查委员会报告的机构录制的。第15号证人抱怨她在乌克兰控制下不能自由发言——该报告没有注意到其中的讽刺意味。没有任何法院、也没有任何联合国机制将此类陈述视为证据。	模式3 · “炮击跟着记者来” 十六人中有十二人重复同一个模板：新闻界到来，然后发生打击。记者去的是有炮击的地方；这正是他们在场的原因。要把先后顺序颠倒过来说成故意，就需要证明是谁开的火——而没有一名证人提供这种证据，该报告也没有去寻找。
--	--	--

真正的布查证人在哪里	人权高专办监测团在俄军撤离后在布查当地访谈了幸存者和亲属；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于2022年6月进行访问并听取了证词；乌克兰检察官已查明在该镇出现过的2,500多名俄罗斯军人，并询问了数百名居民；在144号院子里幸存的伊万·斯基巴已正式作证。如果该“法庭”想要布查证人，他们就在那里——对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而言。
--------------------------	---

如何回应——在会议厅、在走廊、以书面形式

该报告的用意是把讨论引向一面纪念墙，而偏离有据可查的记录。以下每一个回答都反其道而行之。

五条口径，按使用顺序排列

1	先点明来源，再谈内容 “俄罗斯代表团分发的文件出自一个由俄罗斯社会院设立的机构，该机构的主席被欧洲联盟作为俄罗斯国家宣传的关键人物予以制裁，且该机构向俄罗斯侦查委员会报告。这不是调查。这是当事一方的辩护书。”
2	回到受权机构的记录 “本组织承认的关于布查的调查结论，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22年12月7日）和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A/77/533）的结论。两者都认定俄罗斯部队对平民实施了即决处决。俄罗斯联邦从未就事实对其中任何一项提出质疑——包括在这份文件中，该文件对它们只字未提。”
3	反转战斗人员论点 “俄罗斯联邦现在说，在布查被杀害的人中有一些是士兵。它点名的三名男子在被枪杀前被解除武装、遭到搜身并被押送到第234空降突击团驻地。日内瓦四公约称这样的人为被俘人员。俄罗斯刚刚在其自己的出版物中确认了其部队所处决的被俘人员的身份。”
4	指出说法的转变 “2022年4月，安理会被告知，布查没有一个平民受害，那些图像是骗局。2026年，我们被告知死者是士兵。我们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已从否认死亡转为解释死亡。我们请它迈出剩下的一步：与调查委员会和国际刑事法院合作。”
5	提出那一个问题 “该文件列出了十六名证人，证明它所称的乌克兰摆拍。全部十六人都是在俄罗斯军事占领下的城镇接受访谈的。没有一人来自布查。没有一人提到布查。我们要问俄罗斯代表团：在关于布查的二十一页文件中，来自布查的证人在哪里？”

不应做的事情 · 不要在会议厅就纪念墙上个别名字的身份展开争论；那等于接受了对方设定的框架。 · 不要针对其“戈培尔”标题而称该报告为“纳粹宣传”；而应点明其受制裁状况——这是事实，而非绰号。 · 不要把509这一数字称为“平民”。应说“占领期间遇害的布查社区居民”。具有法律意义的数字是人权高专办和总检察长的数字。 · 不要把顿巴斯证词仅仅当作“比烂论”而不加评论地放过——应明确指出，这些证词与布查无关，且是在占领下取得的。

一段话概括本档案	一名受制裁宣传人员的“法庭”炮制了21页材料：从未提及联合国的调查结论，以乌克兰讣告为唯一来源，确认了被俄罗斯伞兵处决的三名被俘人员的身份，依赖十六名来自被占领顿巴斯、对布查只字未提的证人，并且——不加说明地——抛弃了四年来关于什么都没有发生的说法。对它应点名作出一次简短回应，然后将其搁置，转而依据记录。
-----------------	---

如果伙伴问到

“纪念墙上真的有士兵吗？” 是的，公开列出。这是社区纪念墙；防卫志愿者的铭牌上刻有他们的呼号。509个名字中约有30个受到质疑。他们中没有一人在人权高专办统计的73名平民之列，该统计是单独、逐案编制的。每个国家的城镇纪念碑都将阵亡士兵与平民死难者并列。
“乌克兰官员不是称他们为‘平民’吗？” 一些发言使用了这一简称；这并不精确，我们今后会更加精确。这丝毫不改变法律记录，法律记录从来不依赖于纪念墙。该报告的全部论证都建立在这一个不严谨的词上。
“那些死在莫休恩或伊尔平的人怎么算？” 在保卫基辅的战斗中——在10–15公里之外——牺牲的布查社区居民在家乡受到纪念。法律程序中使用的伤亡统计有地理编码；纪念墙不是统计数字。
“有没有非乌克兰方面的独立证据？” 人权高专办的实地记录；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确定尸体出现于3月9–21日的Maxar卫星图像；《纽约时报》确认第234团的电话记录和视频分析；美国、英国和欧盟对相关部队和指挥官的列名；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关于存在合理理由的认定。俄罗斯的报告对此一概未作回应。
“俄罗斯调查过本国部队吗？” 没有。它表彰了第64旅（2022年4月18日的命令），并晋升了第234团团长。它因三名本国公民谈论布查事件而将他们判刑入狱。它拒绝让调查委员会进入。
关于我方材料表述精确性的说明 · 纪念墙：“在俄罗斯占领期间死亡的509名布查社区居民”（而非“509名平民”）。 · 经联合国核实的布查平民死亡人数：已记录73人，正在核证105人（人权高专办，2022年12月7日）。法律主张应援引这些数字。 · 国家数字（总检察长办公室：布查637名平民；该区1,400+人；37名儿童）来自刑事诉讼；应如实标注，并与联合国数字分开列出。 · 请布查市议会公布纪念墙的列入标准；这将堵住该报告钻的空子。